

2019 · 第14辑

# 日语教育与 日本学

Japanese Language Education and Japanese Studies

■ 日本文学研究 ■ 日语教育研究 ■ 日本思想史研究 ■ 外语测试研究  
■ 日语语言研究 ■ 汉日语言对比研究

编委会主任◎刘晓芳

主 编◎毛文伟 邹 波 徐 曙

执行主编◎盛文忠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 日语教育与日本学

(第14辑)

主 编 毛文伟 邹 波 徐 曙

 華東理工大學出版社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 上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语教育与日本学. 第14辑 / 刘晓芳, 徐曙主编.  
— 上海: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2020.4  
ISBN 978-7-5628-6061-7

I. ①日… II. ①刘… ②徐… III. ①日语—语言教学—文集②日本—研究—文集 IV. ①H36-53 ②K313.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0)第 036692 号

---

项目统筹 / 朴美玲

责任编辑 / 金美玉

装帧设计 / 戚亮轩

出版发行 /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 上海市梅陇路 130 号, 200237

电话: 021-64250306

网址: [www.ecustpress.cn](http://www.ecustpress.cn)

邮箱: [zongbianban@ecustpress.cn](mailto:zongbianban@ecustpress.cn)

印 刷 /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 10

字 数 / 240 千字

版 次 / 2020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20 年 4 月第 1 次

定 价 / 198.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日语教育与日本学

2019 · 第 14 辑

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 上海分会 主办

编委会主任：刘晓芳

主 编：毛文伟 邹 波 徐 曙

执行主编：盛文忠

编辑部：梁 艳 王一佼 朴美玲

## 编委会顾问(按姓氏汉语拼音为序)

曹大峰(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

冈崎眸(茶之水女子大学)

皮细庚(上海外国语大学)

谭晶华(上海外国语大学)

吴寄南(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

徐一平(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

陈俊森(华中科技大学)

刘金才(北京大学)

宿久高(吉林大学)

文秋芳(北京外国语大学)

修 刚(天津外国语大学)

张 辉(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 编委会成员(按姓氏汉语拼音为序)

陈毅立(同济大学)

高 宁(华东师范大学)

侯仁锋(县立广岛大学)

冷丽敏(北京师范大学)

林 洪(北京师范大学)

刘克华(东南大学)

刘雨珍(南开大学)

毛文伟(上海外国语大学)

潘世圣(华东师范大学)

邱根成(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盛文忠(上海外国语大学)

王 琪(哈尔滨师范大学)

王 忻(杭州师范大学)

吴 川(日本大学)

毋育新(西安外国语大学)

徐 曙(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杨 伟(四川外国语大学)

张文丽(西安交通大学)

赵 刚(西安交通大学)

周异夫(吉林大学)

邹 波(复旦大学)

杜 勤(上海理工大学)

郭 勇(上海师范大学)

胡令远(复旦大学)

李俄宪(华中师范大学)

林 璋(福建师范大学)

刘晓芳(同济大学)

马永平(西南民族大学)

潘 钧(北京大学)

钱晓波(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杉村泰(名古屋大学)

王宝平(浙江工商大学)

王铁桥(河南大学)

望月圭子(东京外国语大学)

吴光辉(厦门大学)

徐静波(复旦大学)

许慈惠(上海外国语大学)

尹 松(华东师范大学)

张秀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赵华敏(北京大学)

朱桂荣(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

# 卷首语

在国内外专家学者的鼎力支持下,《日语教育与日本学》第14辑顺利付梓。经过专家的认真审稿、遴选,本辑共收录13篇学术论文。

本辑编辑期间,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于2019年5月11日至12日举办了“2019年日语教育与日本学研究国际研讨会”。本次国际研讨会围绕目前国内的日语教育现状、日语课程建设、日本文学、日语语言学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无论是基调演讲、特别演讲还是分科会发表,与会代表的讨论都十分热烈。本次研讨会还特设“新时代·新国标与日语专业培养计划·课程设置·教材建设专题论坛”,就新时代、新国标与日语专业培养计划、课程设置和教材建设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本辑收录了本次研讨会的部分成果。

此外,本辑分设“日语语言研究”“日本文学研究”“日语教育研究”“日本思想史研究”“外语测试研究”“汉日语言对比研究”等六个栏目,收录与目前日语教育与日本学研究的热点问题相关的论文,奉献给关心和从事日本学研究的同仁和读者。

2019年8月25日,《日语教育与日本学》编委会召开会议,决定调整编委会人员构成(详见第14辑扉页),任命刘晓芳为编委会主任,免去徐一平的编委会主任职务;任命毛文伟、邹波为主编,免去刘晓芳、曹大峰的主编职务;任命曹大峰、徐一平为编委会顾问;任命郭勇、李俄宪、林璋、刘克华、马永平、王琪、王忻、吴光辉、杨伟、张秀强为编委会成员,免去庵功雄、曹大峰、蔡凤林、李晓博、田野村忠温、王婉莹、王勇、徐敏民、徐一平的编委会成员职务。在此基础上,明确了编委会成员的职责和权利。编委会成员有权利担任本论文集的执行主编或栏目主持人,并有责任和义务为本论文集担任审稿专家。

为保证组稿质量,提高录用论文水平,明确了如下组稿方针。第一,从第16辑开始,将“专栏”常态化,启动执行主编、专栏主持人并行制度。每辑邀请专栏主持人结合当年热点或自己的学术专长策划主题,负责专栏的组稿和约稿工作。第二,大力发挥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各地区分会的作用,可以通过相关负责人组稿、约稿,从而确保稿件来源。第三,欢迎、鼓励博士研究生投稿。为确保质量,博士研究生的投稿应首先提供导师对该论文的评价意见,在此基础上安排专家审稿,并严格执行专家审读制度。

本辑得到国内外众多专家学者的支持,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并对百忙中倾心赐稿的专家学者和辛勤审稿的专家编委表示衷心感谢。

期待学界同仁一如既往的扶持和鼎力相助。

盛文忠

《日语教育与日本学》编委会

2020年3月

# 目 录

---

## · 日本文学研究 ·

- 和、汉、洋素养的融合:森鸥外早年读书生活探析 ..... 李庆保(1)
- 芥川龙之介的小说《罗生门》和《今昔物语集》 ..... 金伟 吴彦(12)
- 战争经历与文本创作——井上靖的战争观分析 ..... 张体勇(23)
- 村上龙小说中的 SF 书写 ..... 徐明真(35)

## · 日语教育研究 ·

- 汉语官话方言对日语语音习得的影响  
——以声调、音拍、句末元音弱化的习得为例 ..... 吴丽楠 张丽(44)
- 翻译实践课堂研讨式教学成效分析 ..... 单凯 胡伟(55)
- 日语复合动词的避用研究及教学启示 ..... 张楠(66)

## · 日本思想史研究 ·

- 儒学在日本“自上而下”的传播路径及意义考察 ..... 宗聪 许慈惠 石津悦人(78)
- 幕末诗人梁川星岩之研究  
——以其阳明学受容为中心 ..... 陈慧慧(89)

## · 外语测试研究 ·

- 试论外语测试的科学性——从宏观层面 ..... 侯仁锋(101)

• 日语语言研究 •

- 基于动词语义分析的非自主结果他动句式考察 ..... 王欣(112)  
依据“连语可能性”假说的近义词分析 ..... 梁晨 孙杨 李香(123)

• 汉日语言对比研究 •

- 汉日差比句对比研究 ..... 李波(138)  
征稿启事 ..... (147)

## 和、汉、洋素养的融合：森鸥外早年读书生活探析<sup>\*</sup>

安徽农业大学 北京语言大学 李庆保

**[摘要]** 作为明治、大正时期的文坛巨匠和日本近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森鸥外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无须赘言。然而，稍微了解一点森鸥外的人都知道，他在大学所学的专业是医学，职业是军医，曾官至陆军军医总监、陆军省医务局长。作为“兼职作家”，森鸥外不光进行创作，还通过翻译投身启蒙活动，创办刊物开展文艺评论，为日本近代文学史留下了许多不朽的名篇。森鸥外集和、汉、洋素养于一身，他在多方面取得的成就与其早年的读书生活密不可分。本文以《舞姬》《妄想》《情欲生活》等作品为线索，通过对森鸥外青少年时期读书生活的考察，初步探讨了其思想与创作的源流。

**[关键词]** 森鸥外；读书生活；汉学；西学

森鸥外(1862—1922)原名森林太郎，是日本明治、大正时期著名作家、评论家和翻译家，是日本近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鸥外出生于石见国(今岛根县)津和野藩的武士家庭，家族世代为藩主侍医。鸥外从小接受儒学教育，同时跟随父亲学习兰医，东京大学医学部毕业后，作为陆军省官费留学生赴德国学习，广泛接触和吸收西欧近代科学和人文思想。回国后的森鸥外立刻在文艺界崭露头角，通过大量的翻译和评论活动开展文艺启蒙，并且通过处女作《舞姬》一举奠定了其作家地位，开创了日本浪漫主义文学的先河。与此同时，仕途上他也顺风顺水，31岁便晋升陆军军医学校校长，最终官至陆军军医总监、陆军省医务局长。纵观森鸥外的一生，无论是仕途所达到的高度还是文学上取得的成就，都是普通人难以企及的。而森鸥外所取得的成就与他深厚的汉学和西学素养是分不开的。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他的若干作品再现森鸥外从幼年到留学德国期间的读书生活。

---

<sup>\*</sup> 基金项目：本文为安徽农业大学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森鸥外的创作历程与创作思想研究”(2017ZS24)和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中国古代城市文学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16YJC752022)的阶段性成果，并受安徽农业大学教师出国访学经费资助。

## 1 津和野时代

森鸥外出生于1862年,是家中的长子。森家世代为藩主龟井家的侍医,具有良好的家学传统。津和野位于现在的岛根县和山口县交界处,是一块四面环山的狭小的盆地。津和野川由南向北贯穿盆地,造就了这块山清水秀之地,有山阴的小京都之称。津和野藩素有重视学问和教育的传统,为培养藩制改革的人才,经过第八代和第九代藩主的努力,设立藩校养老馆,并制定了“学则”。自此,小小的津和野人才辈出,最有名的当属明治时期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哲学家西周(1829—1897)。西周与森家有姻亲关系,后来森鸥外去东京学习时曾借居这位前辈家里。就在森鸥外出生前夕,第十二代藩主龟井兹监对养老馆进行了改革和扩充,在旧有的汉学、医学、礼学、数学、兵学的基础上新设国学,并在医学中开设兰医科(山崎一穎 2012:8-12)。

之所以用这么多篇幅介绍森鸥外的出生地津和野,是因为森鸥外的学问素养和精神结构底层的形成,与幼年时期打下的基础是分不开的。作为家中的长子,鸥外一出生便肩负着继承家业和家族中兴的重任。森鸥外的母亲峰子和祖母清子都是有一定文化的开明女性,由于父亲受藩主之命专心学习兰医,森鸥外的教育和学习监督任务就交给了这两位女性。据森鸥外的弟弟森润三郎回忆,母亲峰子为了督促森鸥外的学习,在儿子睡着以后熬夜预习他第二天要学的内容(山崎一穎 2012:21)。

森鸥外在进入藩校养老馆学习之前便开始接受私塾教学,5岁学《论语》,6岁学《孟子》,7岁入养老馆学习四书五经、《左传》《史记》《汉书》等汉文典籍。鸥外天资过人,在藩校成绩优异,被称为神童。关于幼时的读书生活,森鸥外在其散文作品《藏红花》中这样写道:

据说,我小时候好读书。那时,既没有可供少年阅读的杂志,也没有岩谷小波君写的童话。凡家藏的书,像祖母出嫁带来的《百人一首》,祖父说唱义太夫留作纪念的净琉璃脚本,以及绘有谣曲梗概的连环画等,有什么看什么,既不出去放风筝,也不打陀螺。

(森鸥外 2010:539)

在藩校学习的同时,鸥外还跟父亲和藩医学习荷兰文,开始接触兰医。同样在《藏红花》中,作者对学习荷兰文的经历进行了回忆:

父亲是所谓的兰医,说是要教我荷兰文。小小年纪的我便跟着一点一点学,还看语法书。书分前后编,前编讲词法,后编讲句法。学语法时,借来字典,是兰和对照本,计两册,又大又厚的和式装订。

(森鸥外 2010:539)

作为一个不满10岁的孩子,森鸥外的学习任务可谓繁重,即便如此,他仍然热衷于课外阅读,而且阅读兴趣广泛,“有什么看什么”。津和野时代打下的和汉洋学问的基础,构成了森鸥外学问素养的基石。

## 2 东京求学时期

森鸥外在家乡津和野生活到10岁,由于明治维新废藩置县,藩校养老馆停办,在亲戚西周的建议下,鸥外随父亲陪旧藩主来到了东京。父亲在旧藩主官邸工作,而鸥外进了一所叫作“进文学社”的私立学校学习德语。明治七年(1874)1月,刚满12岁的鸥外进入东京医学校(1877年改称东京大学医学部)学习,直到明治十四年(1881)7月毕业,获得医学学士学位。森鸥外成为东大历史上年龄最小的毕业生,当时只有19岁零6个月。

东京求学期间,鸥外主要的任务是学习德语和医学,由于学习方法得当,学校的功课对于鸥外来说似乎并不吃力,所以课余时间基本上都是在阅读中度过的。

功课照样很轻松。一有时间我就把借来的书拿出来看,慢慢地我读得越来越快,把马琴和京传的书几乎都读完了。

(森鸥外 2016:110)

这是小说《情欲生活》中的一段话。《情欲生活》是一部自传性质的作品,是作者对自己青少年时期性欲形成史的回顾,对少年时代校园内外的读书生活多有涉及。作品主人公金井君即是作者森鸥外本人的化身,因此通过此作品可以一窥森鸥外这一时期读书生活的基本情况。

主人公13岁进入“东京英语学校”学习后,开始住校。

宿舍允许租书的人出入,我是他们的老主顾。我看马琴的书,看京传的书,见别人借春水的书看,我也就过来看。我感到自己就像《春色梅历》中的丹次郎一样,要是被蝴蝶般的妙龄少女所仰慕,一定很愉快吧。

(森鸥外 2016:104-105)

曲亭马琴(1767—1848)、山东京传(1761—1816)、为永春水(1790—1843)都是江户后期的通俗小说家,小说多以町人社会的恋爱故事为主要内容,称作人情本,类似于今天的言情小说。《春色梅历》也写作《春色梅儿誉美》,是为永春水的人情本代表作。主人公朦胧情愫的萌发得益于言情小说的阅读,这与当今的少男少女并无不同。

主人公的阅读兴趣当然不仅仅限于人情本。前文提到,森鸥外自幼爱读书,不拘内容题材,广泛吸收。来到东京求学,他更有机会博览群书。

另外,书桌的下面还藏着十本左右的《贞丈杂记》。当时的书店里出租的书,最高雅的就是这种随笔类了。我把马琴和京传的小说都读完了之后,就只能读随笔了。每当读到一些好的内容,我便记到那本“绀珠”里面。

(森鸥外 2016:118)

主人公有一本专门记录与专业无关的东西的备忘录,取名叫“绀珠”。《贞丈杂记》为伊势贞丈(1718—1784)所著,是记录武家的制度、礼仪、器具等掌故的杂录,共16卷,32部类。在一般学生看来,这类书当属既没有实用性又不具消遣性的枯燥读物,而主人公却认为是“高雅的随笔”,遇到好的内容还要做摘抄,记到笔记本里。好友古贺看到这些书后与“我”的对话,颇能说明主人公思想的与众不同。

“那是什么书?”

“《贞丈杂记》。”

“写的什么?”

“这几本写的是服饰。”

“你读那个准备干什么?”

“不准备干什么。”

“那读它有什么用?”

“这样说的话,我来这所学校学习不也没有用吗?既不是为了当官,也不是为了将来要当教师。”

“你毕业以后不去当官或者教师吗?”

“也许会当,但我不是为了这个而学习的。”

“这么说,是为了获取知识而学习,也就是为了学问而学习啊。”

“嗯,可以这么说吧。”

“呵,你真是个有意思的小家伙。”

(森鸥外 2016:118)

森鸥外自幼接受汉学教育,在藩校养老馆时学习成绩优异,小说主人公金井君在东京求学期间,身边也不乏汉学素养很高的同伴。例如,在提到一个叫作鳄口的室友时,金井君说他“很有汉学素养”,“桌子上总放着一本《韩非子》”(森鸥外 2016:108)。有一年暑假,“我”结交了一个叫作尾藤裔一的朋友,他“不怎么爱说话,汉学修养很好”,“我向他借了《晴雪楼诗抄》和《本朝虞初新志》来读”,“我们一起作诗,写汉文小品。”(森鸥外 2016:114)“自从第一次从别人那儿借来《春色梅历》读过以后,交了几个研究汉学的朋友,随后又读了《剪灯余话》《燕山外史》《情史》等书籍。”(森鸥外 2016:124)

这样的环境激发了主人公不断提高自己汉文水平的决心。作品中写道,“我和裔一比赛写汉文,可是写得不满意,于是想要跟着真正的汉文老师学习。”当时主人公的父亲在旧藩主位于东京向岛的府邸工作,“向岛有一位叫作文渊的先生”,“我让父亲先替我求情,然后决定去文渊先生家里让他帮我修改汉文。”(森鸥外 2016:122-123)

森鸥外的同窗绪方收二郎在回忆文章《东京医学校寄宿寮时代》中记载,当时同年级有位叫小池正直的年长者,汉文很好,森鸥外自知不及他,便常将自己写的文章拿给小池看,求教于他。但小池在年幼者面前有些傲慢自大,鸥外便到向岛的汉学家依田学海(1834—1909)处发奋学习,不出两年,汉诗文水平便凌驾于小池之上,学友师生莫不惊讶(转自長谷川泉,1962:92)。关于这段经历,鸥外本人在《答德富苏峰氏书》中也有提及:“文学实为吾之所好。明治初年,从依田学海先生学汉文,跟佐藤应渠先生学诗。”(森鸥外 1973:235,笔者译)

因此,小说中的情节可以说是鸥外真实经历的反映。小说中还提到“我”无意中在先生的书桌下面看到一本汉籍,是《金瓶梅》。“我只读过马琴的《金瓶梅》,但我知道与唐本《金瓶梅》的差别很大。我感到先生这个人不简单。”(森鸥外 2016:123)小说《雁》中也有关于《金瓶梅》的情节:故事的讲述者“我”和同伴冈田都看中了旧书店里的一套汉文《金瓶梅》,“我”以比冈田更高的出价买了下来,最后两人商定轮流看。(森鸥外 2017:151)

上文提到的马琴的《金瓶梅》是指曲亭马琴将故事背景置换到江户时代的日本,对汉文《金瓶梅》进行改写创作的《新编金瓶梅》。而前文提到的《本朝虞初新志》也是中国明末清初的短篇文言小说集《虞初新志》的翻案作品,作者是菊池三溪(1819—1891)。《情欲生活》的主人公“我”不光读了《本朝虞初新志》,也读过汉文的《虞初新志》。主人公有一次和室友古贺出去散步,看到一个女孩子在进行一种叫作“活惚舞”的街头表演,他觉得这孩子很可怜,联想到曾经读过的汉籍中的故事:

“据说中国人玩杂耍时,会把婴儿放入盒子里挤成四方形,也许真有这回事。”

“你怎么知道的?”

“《虞初新志》里写的。”

(森鸥外 2016:119)

以上提到的这些汉籍的读书体验,不光说明了少年森鸥外阅读兴趣广泛,博闻强识,更是他谙熟汉籍,具备深厚汉文功底的体现。当时有一本汉文学杂志叫作《花月新志》,也是鸥外的课外读物之一,创刊人是江户末期至明治初年的汉诗人、随笔作家成岛柳北(1837—1884)。关于这本杂志,小说《情欲生活》和《雁》中都有提及:

后来听说三溪出了新作,我也跑到浅草买来《花月新志》看。

(森鸥外 2016:114)

三溪是指菊池三溪,汉文学家,名纯,号三溪、晴雪楼主人,《花月新志》的主要执笔人之一。

我也爱读《花月新志》,所以还有印象。西洋小说的翻译,就是那本杂志最先开始做的,故事似乎是讲西洋某个大学的学生,在回老家的途中遇害,翻译者是神田孝平,用的是白话文体。那是我第一次看西洋小说。

(森鸥外 2017:150)

文中提到的西洋小说是指神田孝平(1830—1898)翻译的荷兰刑事案件小说《荷兰美政录》中的一篇《杨牙儿奇狱》,连载于明治十年(1877)的《花月新志》上。这可以说是在日本出现的第一部以现代司法为主题的侦探小说。《花月新志》采取开放办刊的宗旨,内容不分古今东西,广采博取,除刊登汉诗、汉文外,也刊登和歌、译文、戏剧等。杂志还积极介绍新事物,努力与时代同步,因此获得了很大成功。(高文汉 2005:31、72-73)遗憾的是,随着柳北的去世,刊物也于1884年停办。

综上所述,森鸥外在东京求学阶段的阅读范围,主要集中在江户时期的人情本这样的通俗小说,《贞丈杂记》之类的随笔、杂录,以及中国明清时期的才子佳人小说、汉诗文作品等。他也通过《花月新志》这样的汉诗文杂志的译介,初步接触到了西方的小说,但森鸥外真正大量阅读西方的人文社会类书籍是在去欧洲留学之后。

### 3 德国留学期间

明治维新以后,政府推行“文明开化”政策,重视外籍教师的聘用和向海外派遣留学生(吴廷璆,1994:401)。按照当时的惯例,东大毕业成绩排名前三的学生将获得文部省派遣资格赴海外留学,学成回国后留东大执教,以逐步替代当时占多数的外国教员。由于考试前患肋膜炎、公寓发生火灾笔记被烧、顶撞德国教授被打低分等原因,原本有望以成绩第1名毕业的森鸥外在23名毕业生中只排第8名,由文部省派遣留学的希望落空。徘徊了数月之后,在好友的劝说下,经过亲戚西周的介绍,森鸥外于毕业当年的12月进入东京陆军医院工作,成为一名军医(吉野俊彦 1983:32)。

这样的选择,一方面是因为作为藩医的长子,家里希望他继承医生的家业,另一方面,当时的日本陆军正在全面学习德国,鸥外是东大的优秀毕业生,并且精通德语,由陆军省派遣德国留学的概率非常大。果然,两年之后,森鸥外收到陆军省的派遣命令,赴德国学习卫生学并考察军事卫生制度。明治十七年(1884)8月,鸥外从横滨港出发,开始了长达4年的留学生涯。

在国外留学的自由天地里,青年森鸥外尽情地吸收近代自然科学精神和人文思想。“那时,他才二十几岁,完全以处女般的感官,对外界的一切事物做出反应,内心中积蓄着尚未经受过挫折的力量。”(森鸥外 2017:128)除了专业研究领域之外,鸥外广泛涉猎德国以及欧洲其

他国家的文学、艺术、哲学、美学书籍,被称为德语天才的他很快就释放出了旺盛的读书欲望。他在明治十八年(1885)8月的日记中写道:

架上洋书已达一百七十余卷之多。锁校以来,暂得闲暇。随手翻阅,妙不可言。荡胸决眦之文,有希腊大家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埃斯库罗斯传奇;秣丽丰蔚之文,有法兰西名匠俄内、阿列维、格雷维尔情史。但丁《神曲》幽味恍惚,歌德全集宏壮伟大。谁来与余共乐哉。

(森鸥外 2017:6-7)

这时离鸥外踏上德国的土地刚刚过去10个月而已。据中村ちよ研究(1981:46),鸥外留学期间购买阅读的书籍中,仅文学方面就超过450册。“他从小喜欢读小说,学习外语后,一有闲暇,就会看外国小说。”(森鸥外 2017:131-132)森鸥外在他抵达德国柏林当天的日记中这样写道:“达德国歌伦。余解德国语。来此。得免聋哑之病。可谓快矣。”(中村ちよ 1981:45)精通德语为鸥外能够自由徜徉于欧洲的文艺世界提供了先决条件。除歌德全集,鸥外还通过雷克拉姆版<sup>①</sup>席勒全集,阅读了这位与歌德齐名的德国剧作家、诗人的几乎所有作品(中村ちよ 1981:65)。

鸥外不光阅读德国文学,还阅读了从希腊古典悲剧到莎士比亚、米尔顿、拜伦、司各特的英国文学,高乃依、拉辛、卢梭、雨果、巴尔扎克等的法国文学,以及意大利文学、西班牙文学、斯堪的纳维亚文学、俄罗斯文学的德语译本(中村ちよ 1981:45-46)。

鸥外从1885年春天开始,陆续花了近一年时间集中阅读了大量德国写实主义时代的短篇小说作品。这些作品主要来自《德国短篇集》,共24卷,84篇。鸥外在读书时喜欢在空白处记录下自己的感想,尤其是《德国短篇集》,每一篇作品都有他用汉文写的简短的读后感(中村ちよ 1981:47-48)。下面根据中村ちよ的调查,举例如下:

尝阅花月志,有柳北翁品客文,与此异曲同工  
通篇如读日本戏曲  
何其似模棱案乎,作者果是女中曲亭  
绝好小说文法,变幻笔笔惊人  
笔力自在,火中涌出莲花来,真个千古奇文  
一部水浒传  
起法极雅  
叙事入神  
此文似一片昆玉纯然无暇  
亦是一种山水画幅  
无限之余情,无限之遗恨

这些点评之笔,有些是与和汉作品的比较,有些是对作品的笔法、技巧的评论,还有的是对整篇作品的感受。意外的是,从中还可以获取鸥外读书生活的一些线索,如“花月志”“女中曲亭”“水浒传”等。除这个集子之外,鸥外还读了另外两部短篇小说集,分别是《外国短篇集》和《新德国短篇集》(中村ちよ 1981:48)。鸥外将这些集子中的多篇作品翻译成日语,收录在1892年出版的《水沫集》中。众所周知,森鸥外一生的创作以短篇为主,这从他留学期间对短篇作品的偏爱已经可以看出端倪。这些短篇集中的爱情故事,还和大学时代读过的人情本一起,构成了鸥外的文坛处女座《舞姬》的创作源泉。

除文学作品外,森鸥外还大量涉猎欧洲的文学史、文艺理论及哲学、美学著作。举例来说,文学方面有约翰内斯·谢尔的《文学通史》、葛特夏尔的《诗学》等;哲学方面有哈特曼的《无意识哲学》、艾伯特·施威格勒的《哲学史要》以及叔本华的作品等(山崎一穎 2012:37-38)。特别是葛特夏尔的《诗学》和哈特曼的《无意识哲学》对鸥外的文学观和小说理论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葛特夏尔主张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二元论,认为小说只有在二者的融合中才能产生“美”。鸥外对左拉的自然主义的批判依据的即是葛特夏尔的理论。此外,鸥外后来在《小说论》中提出的小说应当在对丑恶的现实进行净化后,凭想象力进行构想的主张也受到了葛特夏尔的影响。

作为一名背负着家族和长官的期待,带着研究军事卫生学的任务远赴欧洲留学的青年才俊,森鸥外在努力完成国家赋予的任务之外,将大量精力投入到了文学艺术领域。如果说医学成就了他的仕途和功名,满足的是家族和国家的期待,那么文学则是心灵的慰藉,满足的是探索人生终极问题的渴望。翻开森鸥外的作品,从主人公们的心路历程中不难寻见作者的心灵轨迹。《妄想》被认为是森鸥外的思想自传,主人公白天“跻身于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之间,在讲堂和实验室里学习”,“晚上他去看戏,参加舞会,还在咖啡馆里度过些时光”(森鸥外 2017:129)。

他从事的是自然科学中最具备自然科学属性的医学,将 exact(精确的)学问视为生命,但不知为何,他却感到了内心的饥渴。

(森鸥外 2017:130)

所谓“内心的饥渴”显然是自然科学所不能解决的。主人公认为自己所做的事情“无非是演员在舞台上扮演某个角色罢了。”(森鸥外 2017:130)

自己一直被鞭策、被驱赶……从勤勉的孩子,到勤勉的学生、勤勉的官吏、勤勉的留学生,都是扮演的角色。多么希望有一天,能将粉墨涂抹的脸洗干净,从舞台走下来,静静地思考一下自我……他无法认为,这些角色就是人生。

(森鸥外 2017:130)

主人公不甘心一辈子就这样在舞台上“演戏”，他害怕“失去自我”，“他反复梳理从前所学的自然科学的一切事实、一切推理，搜索能带来慰藉的东西。然而，那也是徒劳的。”（森鸥外 2017:132-133）于是，他将目光转向哲学，读哈特曼、读施蒂纳、读叔本华，希望找到解决人生迷惘的方法。

《舞姬》的主人公丰太郎“怀着模糊的功名心和惯于自律的勤勉精神”（森鸥外 2017:25）来到了柏林这座欧洲的新都会。三年时光梦一般过去之后，丰太郎发现“人的秉性就是如此，一旦时机到来，终究难以压抑。”（森鸥外 2017:26）他仿佛终于找回了真实的自我：

从前，别人称赞我是神童，我虽然欢喜，却不敢懈怠学业。后来，长官褒奖我能干，我虽然欣慰，却更加兢兢业业。我并未觉察到，自己只是个被动的、机械般的人物。如今我已经二十五岁，或许是长久被这所大学的自由之风熏染了，我的内心总难以安宁。潜藏在内心深处的“真我”，终于露出于表面，仿佛要攻伐昨日之前的“伪我”。

（森鸥外 2017:26）

丰太郎继续反省道：

我自幼对长辈教导言听计从，无论求学之路，还是出仕之途，都并非因为有勇气而得以实现。我表面上忍耐勤勉，其实无非是自欺，甚至于欺瞒他人。别人要我走那条路，我便一门心思去走，如此而已。

（森鸥外 2017:27）

而当主人公置身于欧洲这块资本主义蓬勃发展、各种学术思想欣欣向荣的新天地，沐浴在大学里自由的空气中时，丰太郎的内心“终究难以压抑”。虽然“母亲希望我成为活字典，长官想让我成为活法律”，而“我”却“将法学讲义置之一旁，心思转到文史方面，并渐入佳境。”（森鸥外 2017:26）

作品中丰太郎的自述何尝不是作者自己的心灵独白呢？政府派森鸥外赴当时医学最发达的德国学习军事卫生学，为的是将来在日本的军队中也建立起先进的卫生管理制度，为“富国强兵”的国家目标服务。或许鸥外认识到，自然科学终究只是工具，甚至自己也只不过是长官想要打造的“得心应手的工具”（森鸥外 2017:27）而已。然而，鸥外终究不是工具型人才，他拥有独立的思想 and 敏锐的思考能力，他不会甘愿做“工具”。这从他留德4年的读书生活中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如果说幼时读四书五经，读汉文典籍，后来学德语、学医学是遵从家庭的期待，留学时专业的选择是服从国家需要的话，那么，留学期间的读书生活可以说是“秉性”的显露和内心意愿的满足。

## 4 结语

森鸥外的头上有两顶帽子,医学博士和文学博士。他还具有三重身份,军医、官僚和作家。作为军医,他曾三次出征,还为日本陆军卫生制度的建立和现代卫生事业的普及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是随着仕途的发展,较早就离开了医学研究的第一线;作为官僚,他几乎担任过陆军所有医事管理相关职务,最终官至陆军省医务局长,成为首相的重要智囊,经常出入于天皇居所;作为作家,他是日本近代文学的启蒙者和奠基人之一,与夏目漱石并称两大文豪。很明显,前两个身份并不具有不可替代性,而文豪森鸥外在日本近代史上的贡献和重要性则远远超出前者。回顾青少年时代的读书生活,似乎可以为我们探寻文豪森鸥外诞生的轨迹提供一些依据,也为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位“底比斯百门大都<sup>②</sup>”庞杂的思想体系带来一些启发。据调查,森鸥外留下的藏书达三万册,其中和文、汉文书籍一万七千余册,其他为西洋书籍(長谷川泉 1962:107)。可以说,森鸥外的一生是与书籍相伴的一生。

### 注释:

- ①雷克拉姆是德国一家出版社的名称,1828年成立于莱比锡,以出版廉价的小丛书《世界文库》闻名。雷克拉姆文库占森鸥外外文藏书的一半以上。
- ②诗人木下杢太郎(1885—1945)称森鸥外为“底比斯百门大都”,即古埃及的“百门之都”底比斯,借此来比喻森鸥外的学问、思想和创作的广阔与丰富。

### 参考文献:

- [1] 中村ちよ.ドイツ時代の鷗外の読書調査—資料研究—[C]//日本文化研究資料刊行会.日本文学研究資料叢書 森鷗外1.東京:有精堂,1981:45-74.
- [2] 長谷川泉.森鷗外論考[M].東京:明治書院,1962.
- [3] 森鷗外.鷗外全集:第22卷[M].東京:岩波書店,1973.
- [4] 山崎一穎.森鷗外—国家と作家の狭間で[M].東京:新日本出版社,2012.
- [5] 吉野俊彦.鷗外・逆境の人間学[M].東京:グラフ社,1983.
- [6] 高文汉.日本近代汉文学[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
- [7] 高慧勤.森鷗外精选集[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0.
- [8] 森鷗外.森鷗外中短篇小说集[M].李庆保,杨中,译.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6.
- [9] 森鷗外.舞姫[M].赵玉皎,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
- [10] 吴延璆.日本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

### 作者信息

姓名:李庆保

性别:男

单位:安徽农业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博士研究生)